

CHUAN YUE
GU DAO

穿越古道

武罐高速公路传

乡村 / 编著

武罐高速公路是兰海高速公路在甘肃段的一部分，是沟通西北、西南交通的快速通道，对陇南乃至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陇南南部地区地处西秦岭与岷山山脉交错地带，白龙江曲折穿流，山大沟深，地质条件复杂。《穿越古道：武罐高速公路传》以武罐高速公路的建设为线索，反映了公路建设者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的精神和陇南南部陕、甘、川交界地区的历史、人文风貌。



甘肃人民出版社

CHUAN YUE
GUDAO

穿越古道

武罐高速公路传

WUGUAN GAOSU GONGLU ZHUAN

乡村/编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越古道：武罐高速公路传 / 乡村编著. --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226-04537-4

I. ①穿… II. ①乡…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2869号

出版人：吉西平

责任编辑：宋学娟

装帧设计：马吉庆

穿越古道：武罐高速公路传

乡村编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甘肃海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6.75 插页 2 字数 240千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978-7-226-04537-4 定价：58.00元

目 录

Contents

- 001 引子一 开启陇南高速的历史
- 015 引子二 川九公路到洛姚路的落差

画面：决战西秦岭

- 027 1.舟曲泥石流期间的考验
- 037 2.铁面监军
- 051 3.守住生命线
- 063 4.打造古城形象工程
- 074 5.高高桥的成功与无奈
- 084 6.锲而不舍陈明廉
- 095 7.“黄司令”和他的伙伴们
- 107 8.吴洋的全家总动员

117	9.一条河,一座桥,一条路
128	10.从梅书华到董兆刚
135	11.决战西秦岭
151	12.与君共赢
162	13.黄波、张亮及其他无名英雄
171	14.项目办小帅哥们的事业与爱情

旁白:穿越古道

185	1.穿越古道
198	2.湮灭的邢澍墓与高耸的李翁祠
206	3.妖魔化的历史文化通道
216	4.兵家诡道 蜀地命门
224	5.隐匿的太平军与消失的红十七团
229	6.古道匪情
235	7.末路枭雄的古道逆行
248	8.前武罐时代的最后记忆
256	参考文献
259	后记

引子一 开启陇南高速的历史

2008年1月11日，无疑是260万陇南儿女应该永远铭记的日子！

这一天，注定是个历史性的日子。

因为，甘肃省重点公路建设项目武都至罐子沟高速公路暨礼县至武都扶贫公路奠基，这一天将永远被载入陇南的历史，甚至甘肃公路交通史。

2008年，将注定成为陇南交通史上高速公路元年。

上午9时，武罐高速公路暨礼武扶贫公路工程奠基仪式在武都区吉石坝工业园区隆重举行。

时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陆浩，省委副书记、省长徐守盛，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姜信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李德奎，省政协副主席周宜兴，省政协副主席、省发改委主任邵克文，省政府秘书长赵春出席了当日的奠基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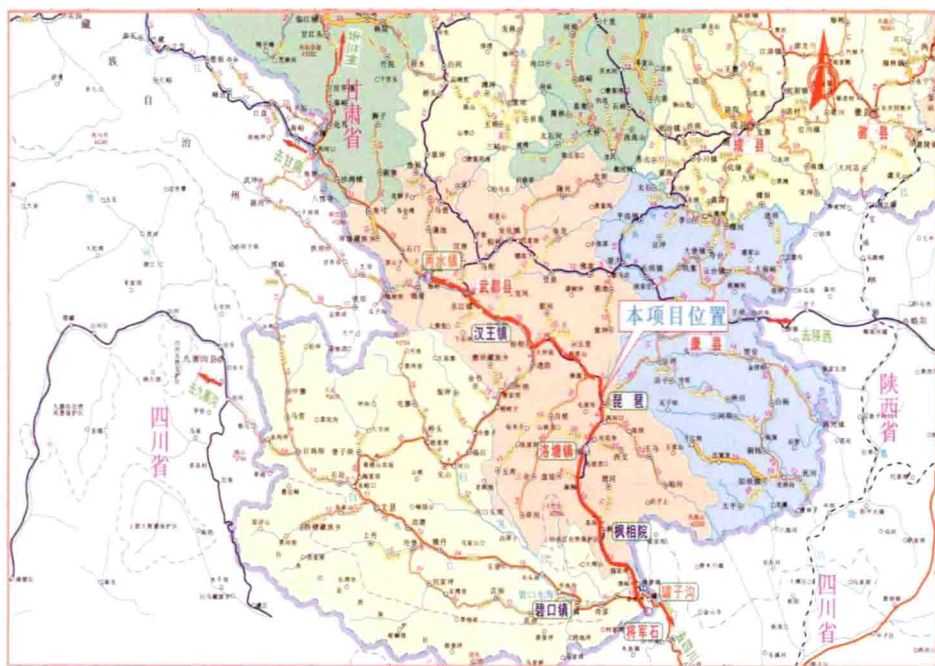
奠基仪式由省委常委、秘书长姜信治主持。时任省委副书记、省长徐守盛作了重要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陆浩宣布武罐高速公路暨礼武扶贫公路工程奠基。奠基仪式上，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杨咏中介绍了武罐高速公路暨礼武扶贫公路工程情况，时任陇南市委书记王义和农民代表梁合义先后发言。省直有关部门和陇南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与当地数万群众一道欢庆陇南地区第一条高速公路开工建设。



| 武都互通式立交

武都至罐子沟高速公路是“国家高速公路网”兰州至海口高速公路在甘肃省的重要组成路段。兰海高速(G75)是国家南北纵向公路的主通道,起点兰州,途径广元、南充、重庆、遵义、贵阳、麻江、都匀、河池、南宁、钦州、北海、湛江,终点海口。在国家及区域路网中具有纵贯南北、连通东西、通江达海的快速大通道的作用。

兰海高速甘肃段包括已建成的兰临高速在建中的临渭高速和即将开工的渭武高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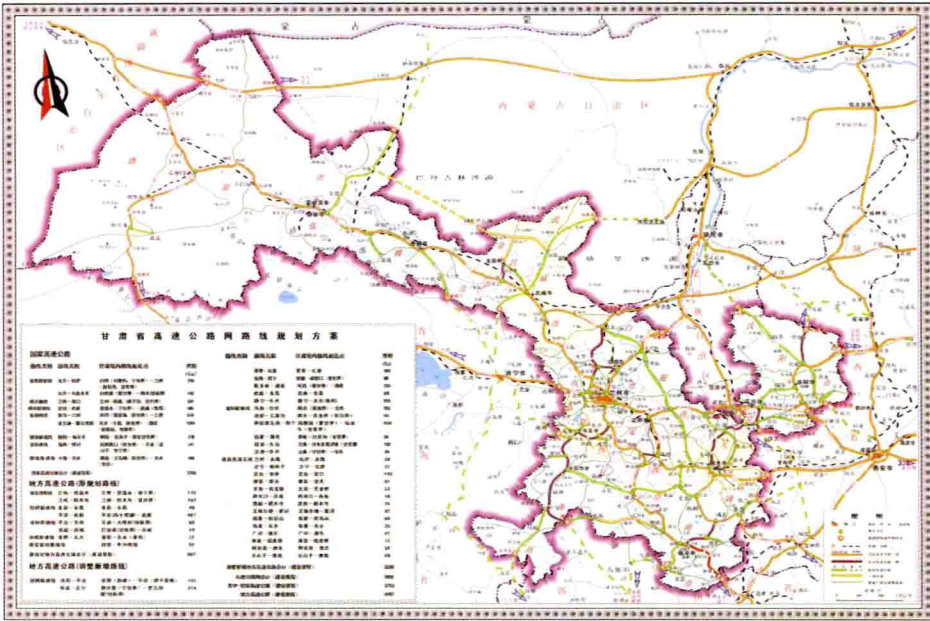


| 武罐高速区位图

其中,兰临高速起于兰州市七里河区晏家坪,沿线经过西果园、青岗岔、袁家湾、七道梁和临洮县中铺、井坪、安家嘴、太石、辛店、康家崖、三十里墩、五里铺、洮阳,止于临洮县曹家沟,全长 92.69 公里。2001 年 1 月 18 日开工,2004 年 12 月 20 日建成通车。

临罐高速公路共分三期建设,一期工程武都至罐子沟段,2013 年底建成通车;二期工程临洮(曹家沟)至渭源段,2013 年开工建设,2016 年底建成通车;三期工程渭源至武都(两水镇)段,拟于 2014 年开工,2017 年底建成通车,全线建成周期 10 年。临罐高速公路全长 447.28 公里。项目建成后,与现有公路全长 593.656 公里相比,全线缩短里程 146.37 公里。

武罐高速公路是“十一五”期间甘肃省公路建设重点项目之一,也是甘肃省规划的“四纵四横四个重要路段”的第二纵。是临罐高速公路先期开工的一段,起点为武都区两水镇西坪,接预计建设的兰海高速临洮—武都段,经武都城区、东江镇、汉王镇、桔柑乡(大岸庙)、三河镇、玉皇乡、穿越麻崖子梁(西秦



甘肃省高速公路网布局规划图

岭南支)、琵琶镇、洛塘镇、枫相乡,清峪沟渡口、余家湾,终点为甘川交界处的将军石,在将军石隧道顺接建成的兰海高速广甘段,路线全长 127.792 公里。东接江(洛镇)武(都)公路(G316)、略(阳)武(都)(G316)公路到达天水、陕西;西接 S313 线到达舟曲、迭部、甘南。北与拟建的渭(源)武(都)高速公路相接,形成西部地区与南部地区连接最便捷的高速通道,是陇南地区开工建设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建成后全省 14 个市州政府所在地,除甘南藏族自治州外的 13 个市州将全部实现高速公路连接。

武罐高速地处西秦岭印支褶皱带,具有地形地质条件复杂、地质灾害频发、桥隧等大型构造物多,投资额度高实施难度大,创下了甘肃高速公路史上施工难度、建设规模、投资额度三项之最。

武罐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概算批复总投资 117.13 亿元,其中亚洲开发银行贷款 3 亿美元。由于奠基不久即发生“5·12”地震,由于灾后重建及地质环境勘测设计时变得更加破碎、复杂,全线竣工时实际投入约 150 亿元,每公里超过 1.15 亿元的造价。

全线采用全封闭全立交双向四车道,设计行车时速 80 公里。路基宽度 24.5 米。路线全长 129.792 公里,共有桥梁 122 座 42.71 公里,占线路总长的 32.91%,其中特大桥 11 座 20.89 公里,大桥 75 座 20.26 公里,中小桥 38 座 1.56 公里;隧道 46 座,总长 41.54 公里,占线路总长的 32.01%,其中特长隧道 3 座 15.56 公里,长隧道 5 座 9.45 公里,中短隧道 38 座 16.53 公里,互通式立体交叉 7 处,主线收费站 2 处,匝道收费站 7 处,服务区 2 处。项目初步概算投资 117.1 亿元。2008 年 1 月 11 日奠基,原计划工期 4 年,由于奠基后遭遇“5·12”地震,以及地质结构复杂、施工难度大等原因,全线于 2013 年 12 月底通车。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甘肃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等参与武罐高速公路的设计。

武罐高速公路是甘肃省继平凉至定西高速公路项目之后第二个利用亚洲开发银行贷款的公路项目,也是我省在陇南开工建设的第一条高速公路。

武罐高速公路由甘肃省交通运输厅下属的长达路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建设管理。

武罐高速公路建设在甘肃乃至全国高速公路中创造了纪录：

——武都高架特大桥，全长 5302 米，是目前甘肃省最长的高速公路桥梁；

——西秦岭特长隧道，左线全长 8985 米，右线全长 9007 米，是武罐高速公路全线 46 座隧道中最长的一座，也是甘肃省继宝天高速公路麦积山特长隧道之后的全省第二长隧道；

——洛塘河双层高架桥，上层全长 1526 米，下层全长 1281 米，双层并行段长 960 米，上下层高差 9.5 米，是我国首次在高速公路中运用双层设计的桥梁；

——武罐高速，在甘肃高速公路建设中首次使用滑模摊铺机铺设水泥混凝土路面；

.....

武罐高速公路建设期间周围区域经历的重大自然灾害：

——2008 年的 5 月 12 日 14 时 28 分，在四川西部龙门山断裂带上发生了 Ms8.0 级的汶川大地震，这是中国内地近百年来在人口较为密集的山区所发生的破坏性最强、受灾面积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灾后重建最为困难的一次强震灾害。由于地震震级高(Ms8.0 级)、震源浅(12~15kin)、持续时间长(约 120s)、释放能量巨大(是唐山地震的 3 倍)，给灾区人民生命财产、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带来了巨大破坏，有 87000 余人在这次地震中遇难和失踪，37 万余人受伤，灾区面积达 30 余万平方公里，其中重灾区面积达 10 余万平方公里，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万亿元人民币。

强烈的地震致使原本脆弱的地质环境遭受巨大冲击，触发了大量的崩塌滑坡地质灾害，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类型之复杂、导致损失之惨重举世罕见！据估算，汶川大地震所触发的滑坡、崩塌数量总数达 4 万~5 万处，其中对人员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的灾害隐患点就达 12000 余处，规模大于 1000 万方

的巨型滑坡达 30 余处。规模最大的安县大光包滑坡,是目前有记载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地震触发巨型滑坡,其体积估算达 7.5 亿方,导致大量人员伤亡。据相关统计,汶川大地震触发次生地质灾害造成的遇难人员数量约占地震总遇难人数的 1/3,达 2.5 万~3.0 万人,其数量超过过去 20 年我国正常地质灾害导致人员死亡的总和,如北川县城原址的王家岩滑坡就直接造成了 1600 余人遇难。同时,强震还导致形成了 100 余处堰塞湖,其中高风险的有 34 处,如著名的唐家山堰塞湖等。另外,地震地质灾害还对四川境内 12 座县城、近 100 所学校以及大量集镇、居民聚居点、工矿企业、旅游景区等造成严重破坏或重大损失。

由于汶川地震震级高、持续时间长、释放能量大、震区地质环境脆弱,因而地震触发地质灾害呈现出一系列与通常重力环境下地质灾害迥异的特征,如独特的失稳机理、大规模的高速抛射、超强的动力特性与远程运动、大量山体震裂松动与众多的崩滑堵江等。这些现象和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人们原有的认识和知识范畴。

——黄润秋等著《汶川地震地质灾害研究序》(科学出版社,2009 年 12 月版)

——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2010 年 8 月 7 日 22 时许,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突降强降雨,县城北面的罗家峪、三眼峪泥石流下泄,由北向南冲向县城,造成沿河房屋被冲毁,泥石流阻断白龙江,形成堰塞湖。据中国舟曲灾区指挥部消息,截至 21 日,舟曲“8·8”特大泥石流灾害中遇难 1481 人,失踪 284 人,累计门诊人数 2062 人,毁坏房屋 4321 间,22667 人无家可归。

——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地表过程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崔鹏《舟曲特大泥石流成因分析、危险性评估及减灾对策》(2011 年 2 月)

——2010 年 4 月 14 日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发生两次地震,最高震级 7.1 级,地震震中位于县城附近。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青海玉树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2010 年 4 月 20 日国务院决定,2010 年 4 月 21 日举行全国哀悼活动,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截至

2010年5月30日18时,经青海省民政厅、公安厅和玉树藏族自治州政府按相关程序规定核准,玉树地震已造成2698人遇难,其中已确认身份2687人,无名尸体11具,失踪270人。已确认身份的遇难人员:男性1290人,女性1397人;青海玉树籍2537人,省内非玉树籍54人,外省籍96人(含香港籍贯1人);遇难学生199人。

——“8·12”洪涝灾害。2010年8月12日,陇南市八县一区大部分乡镇连续发生强降雨,全市9县(区)155个乡镇1612个村200781户936562人受灾,受灾区域和人口达全市的三分之一。造成37人遇难,11人失踪,受伤405人,全市紧急转移安置156402人,饮水困难人口214041人,倒塌房屋4533户18606间,损坏房屋24896户96545间,因灾死亡大牲畜1800头,饮水困难大牲畜47798头。农作物受灾面积52193.24公顷,成灾面积41872.75公顷,绝收10435.56公顷,毁坏耕地面积4094.97公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731656.74万元。

——2011年11月1日05时58分,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甘肃省陇南文县交界(北纬32.6度,东经105.3度)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

——“7·22”甘肃岷县、漳县地震。2013年7月22日7时45分,在甘肃省定西市岷县、漳县交界发生6.6级地震,造成甘肃省定西、陇南、天水、白银、临夏、甘南6个市州29个县区407个乡镇60.31万人受灾;因灾遇难95人;紧急转移安置22.73万人;倒塌房屋1.28万户、54327间,受损房屋7.99万户、24.75万间。

——2013年4月20日8时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北纬30.3,东经103.0)发生7.0级地震,震源深度13公里。19个市州115个县200余万人受灾,196人遇难,26人失踪,13484人受伤,紧急转移60.8万余人;倒塌房屋2.4万余户、18.63万余间,严重损房8.53万余户、29.56万余间,一般损房26.4万余户、117.33万余间。

——2013年5月16日晚8时29分,四川省青川县(东经105.2度,北纬32.5度)发生4.5级地震,震源深度15公里。

——2013年7月27日0时25分,陇南市文县发生4.5级地震,部分民房受损,国省道、县乡村道路多处出现塌方落石,造成尖山、临江、口头坝、尚德、城关、石坊、梨坪等乡镇受灾较重,其余1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轻伤5人,25户37间房屋倒塌,983户2876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

作为陇南人,漂泊异乡多年,已经多年没有在武都停留过,武都城区的变化之大除了兀立的南北两山和穿城而过的白龙江作为山水形胜没有改变以外,多年前那座被外界称为“山比云高,水比城高”的千年古城已经被林立的高楼遮蔽了,建于明中叶的砖城、土城已经荡然无存。显然,和30年间中国大地上的所有地方一样,长期贫困、封闭的陇南获得历史性发展机遇之后,在迅速摆脱乡村小城镇、塑造都市形象的现代化之路上,大千快上的欣悦使小城武都同全国各地一样,很容易将土城、砖墙这一类破败的古物视为贫穷和落后的象征弃如敝屣。在赴武罐高速采访的日子里,无论乘车穿过武都市区还是往来项目办和宾馆之间时穿行在街巷里,白日里楼房林立,车水马龙,夜间霓虹闪烁,人流如潮。

行走在武都城大街小巷中,我突然想起项目办朋友告诉我说,听陇南地方领导介绍陇南市区的人口密度已经超过港澳。朋友说具体的数据他也不清楚,只是听到这么个说法。我想说的应该是陇南市府所在地武都城区的人口密度,并非陇南市全境的人口密度。据人民网2006年10月发布的一则报道说,截止于2006年6月30日,澳门半岛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为25000人,澳门有可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当时全国每平方公里的平均人口密度为134人,东南沿海超过400人;中部地区200多人;西部高原地区不足10人。

“5·12”地震之后在党和政府的深切关怀下,深圳市的全力援建和国家财力的大力扶持,给陇南提供了空前加速发展的机遇,如今,武罐高速、成武高速、兰渝铁路的长桥高墩,如一条条在白龙江河谷里腾空而起的玉龙,给已经从建筑和人流规模上完全都市化的武都插上了四通八达的翅膀。陇南境内铁路、公路的建设高潮,无疑如一场如期而至的及时雨,为基础设施已完全城市

化的陇南，搭起了通江达海的桥梁，为后“5·12”时代的陇南人民在奔小康的道路上给予了速度和力量。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写作书稿的过程中，我无意之间发现了2000年第10期《中国贫困地区》上的一篇文章，是《财经》杂志资深女记者王和岩当年深入陇南采访后写成的，题目是《走进大山看陇南》。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距现在整整13年，距地震发生时的2008年5月，只有8年时间。文章中标明王和岩赴陇南采访的时间是“初夏时节”，这就是当年的5月份，应该是陇南市前“5·12”时期交通、经济面貌的最真实纪录。为了表述对王和岩女士的敬意和对这篇文献的珍重，我想将原文一字不漏地转载在这里，以免这篇除了研究或关注陇南现代发展史的学者们有可能看重的普通新闻稿，像武都城区的城墙和门楼一样，在轰轰烈烈的现代化之路上湮灭于滚滚红尘中，也使我的父老乡亲们在奔小康之路上多一份参照，一份思索，温故而知新，使我的故乡在党和政府及改革开放前哨的深圳人民的搀扶下起跑的现代化步履不再那么踉跄，而更加稳健、踏实，有力。

位于西秦岭与岷山山系接壤地段的陇南地区，东接陕西汉中，南连四川广元，西依甘肃定西，北邻天水，全区辖9县242个乡镇，260万人。区内峰峦叠嶂，峡谷幽深，滚滚江水穿越期间，茶园、竹林遍布两岸，俨然一派秀丽的南国风情，素有“陇上江南”的美誉。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生前曾断言“陇南是一个宝贝的复杂地带”。目前，全区已探明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近40种。其中，横亘西和、成县、徽县的铅锌矿带，储量居全国第二；西和崖湾锑矿带，储量居全国第三。区内针阔叶树种达1300多种，各类中药材1200多种，占甘肃省药材出口量的90%以上。由复杂的地形、温暖的气候、茂密的森林等组成的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中，栖息着大熊猫、金丝猴、羚牛等国家一、二类保护动物60余种，可开发的水力蕴藏量223万千瓦，约占甘肃省的三分之一。然而，就是这样一块物华天宝的神奇之地，却是甘肃省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地区，全区水土流失面积高达1.8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2.79万平方公里的63.6%，年

均输泥沙量每平方公里 5000 吨以上,是全国四大泥石流重发区之一。频繁的自然灾害,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得一些地方的贫困程度“令人难以置信”,甚至“苦瘠甲天下”的陇中。全区 9 县中 6 个国定贫困县,至今还有 42.6 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80 万人常年缺粮,是甘肃省扶贫攻坚的主战场。

面对这样一些严酷的描述,人们不禁要问:“陇上江南”怎么了?带着这些疑问,初夏时节,记者来到了陇南。

“陇上江南”今非昔比

“陇南,地处我国南北地理分界线,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温润,森林茂密,是甘肃省植被覆盖最好的地方,其森林覆盖率为 38.9%,高出省平均值 30 个百分点……”这是记者在有关陇南区情介绍材料中看到的一段话。

自进入陇南地界以来,记者走宕昌,到武都,下文县,越康县,沿途的崇山峻岭大多山岩裸露,沟壑纵横。河床干涸,乱石横陈,新绿鲜见,寸草不生。一幅穷山恶水的恶劣景象。途中,塌方、泥石流随处可见,县城周围也光秃秃的,就连那些看起来人迹难至、高入云端的山峦也是荒山秃岭,寸草不生。目睹此景,很难让人想象历史上这里曾经“大山乔木,连跨数郡,万里鳞集,茂林阴翳”,曾是甘肃人引以为自豪的“陇上江南”。

居“秦陇锁钥,巴蜀咽喉”的陇南,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从诸葛亮七出祁山的西汉承辟,到邓艾引兵偷袭绵阳途经的阴平古道;从相传杨六郎驻军屯粮的米仓山,到红军长征攻克的天险腊子口,处处遗留着战争的痕迹。千年的战火和人力的破坏,使森林面积锐减,林线大幅度后移,也使生态环境、森林分布严重失衡。凡人烟处,山川破碎,满目疮痍。只有在人迹罕至的大山深处,才有一些树木在战火和刀斧下偷生,支撑着“陇上江南”的门面。显而易见,昔日的秀美山川已演化成今天的穷山恶水。当地同志介绍,全区已连续 6 年因干旱受灾。

据《宕昌县县志》记载,自 1965 年以来,这个县每年都发生洪涝、冰雹等灾害。今年 6 月 3 日,该县阿坞、木耳、哈达铺等乡镇爆发泥石流,死亡近 30 人。

据有关部门统计,环境的恶化,使全区每年因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上亿元,去年竟达 2.6 亿元。

在四面环山的武都县城,目力所及只有北山有零星的绿树点缀在黄土旱源上。就这点树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里,全县干部群众每年上山,栽树不止的成果。据当地人估计,由于干旱,每年在北山上种的树成活率不足 20%。武都北山上的这点绿色可谓是“砍树容易种树难”的最好注脚,人们对此应有切肤之痛。但时至今日毁林事件仍时有发生。距武都县城 3 公里的五凤山,高耸入云的山顶有片清朝道光年间所植松林,山风吹来,松涛阵阵,是自然环境恶劣、旅游资源匮乏的武都县难得的一处景致。尽管山路崎岖,海拔高达 2265 米,但每年农历三月初三赶庙会的人仍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可就这片因寺庙而侥幸留存的松林,目前的处境也是岌岌可危。据悉因林地归属,山上村民同护林人员已发生多次纷争。看来无边的佛法也难以阻挡霍霍斧锯。目睹这片苟延残喘的林子,使记者想起在隶属定西地区的岷县与宕昌交界处麻子川乡占扎路村看到的一幕:在马路对面村庄边的山丘上,一支由树木和人马组成的队伍自上而下源源不断进入村庄。砍下来的树有的被扛着,有的驮在骡马背上。这是甘肃省宣布全面禁伐长江上游天然林一年半之后在陇南岷江林业总场管辖的岷江林区发生的。这片林区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是其二级支流白龙江的发源地。当地林业部门的同志无奈地告诉记者,禁伐后森林管护压力很大,像这种行政区域交界处尤其难管。就在这个村,1998 年曾爆发过盗伐林木的农民殴打岷江林业总场林警的恶性事件,为此上了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虽说有关责任人已受到处理,但看来问题远未得到解决。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农民不顾法令,铤而走险?据了解,岷县和宕昌皆为国定贫困县,不是地处高寒阴湿的亚高原,就是位于干旱少雨的石山区,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人均纯收入仅五六百元。长期以来,林缘区的群众靠砍树解决收入和燃料。靠山吃山不仅是当地贫困农户世代代的生活理念和行为方式,也是其生产生活得以延续的物质来源。禁伐使文化素质低下,只会务农别无他技的农民断了生计,为了生存,他们只有加入盗伐的行列。可见,仅凭法

律制裁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广大农户的支持与理解,禁伐令也只能是贴在墙上、停留在嘴上的一纸空文。要想取得预期的效果,除了加强宣传,加大执法力度外,还必须对农民生产生活妥善安置,这样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拥护。对生产生活条件恶劣的陇南而言,恢复植被,改善生态环境应该是脱贫致富最根本、最直接的出路。所以,对因禁伐天然林、退耕还林生计陷入困境的广大贫困农户,不仅需要政府的关心帮助,同时也需要获益的长江下游人民的补偿与援助。因为他们为维护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态平衡做出了牺牲。

关山重重行路难

水比城高,山比云高,这是陇南。

行路难,路难行,这也是陇南。

被西秦岭余脉重重包围的陇南是关中入川的交通要道,自古以来人们靠在悬崖峭壁上凿栈道与外界往来。当栈道成为历史陈迹时,路少、路况差的状况依然普遍存在。全区至今有三分之一的乡村不通公路,国道、油路仅占通车总里程 1.07 万公里的 5.6%,二级路、等外路分别占总里程的 0.3%和 82.2%,无路面里程竟占到 72.4%。从地区所在地武都通往其余 8 县大多为尘土飞扬的沙石路面,各县通往山区乡村基本上是依山傍沟,只供一辆车单向行驶的无路面公路。

如果说以上这些表述只是些枯燥乏味的数字,那么在记者驱车前往文县时,对此有了心惊肉跳的切身体验。212 国道武都至文县段,路况之差,路面之窄超出了记者的想象。吉普车行驶在坑坑洼洼狭窄的砂石路上,人不是被颠得上下直跳,就是被晃得东倒西歪。当地人把这种路形象地称为“搓板路”。一路上,记者的双手死死抓住司机座背,不敢稍有松懈。由于长时间过分用力,以致双臂痛了好几天。当车经过俗称高楼山的十八道拐时,记者探头向下一看,心惊目眩。一面是千仞峭壁,一面是江水奔流。十八道拐逡巡脚下,尽收眼底,如蛇一般在干渴的山腰盘来盘去。路窄弯道多,会车都很困难。好不容易到达文县,当地接待的同志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山高路险,受惊了。原以为是记者那副惊魂未定的样子让人看出来什么,后来得知几乎所有初到